

新

齊

諧

新齋諧卷十

隨園戲編

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陝西兩當縣尉有厨人張某者善啖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嗅鼻卽知所來者爲何獸某幼亦業此曾獵干功徠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尚平敞陰界尤險峻人迹罕至一日往備陽界無所得遂裏糧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來燭林谷如赤日怪風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風再嗅書所

赤戟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覘之俄而火光漸近乃
一大石碑碑首鑿猛虎形光如萬炬燃照數里碑能躑
躑白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躍起三四丈似欲吞嚙者幾
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動碑亦緩緩向西南去某方幸脫
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者身如
車輪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
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離樹甚遠我
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少低向我耳傍擦過覺
痛不可忍模之耳已去矣血岑岑流下但見碑尙在前
蹲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輒有脫壳墮

下亂落如萬條白練但聞咕呱噴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待亦行遠某待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碑此山民也子所見者爲禹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邛徠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三碑鑲壓誓曰汝他日成神世世殺蛇爲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燃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爲蠹所到處挈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子耳際已中地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於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黑柱

紹興嚴姓爲王氏贅壻嚴歸家岳翁遣人走報其妻急病嚴奔視之天已昏黑秉獨行路見黑氣如庭柱一條時遮其燭燭東則黑柱亦東燭西則黑柱亦西攔截其路不容前往嚴大駭乃到相識家借一奴添二燭而行黑柱漸隱不見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婿來已久何以又從外入嚴門婿實來舉家大驚奔入妻房見一人坐床上與其妻執手若將同行者嚴急向前握妻手而其人始去妻亦氣絕

猴怪

杭州周雲衢孝廉有女嫁鹽商吳某之子吳以佳屋頗
窄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
繼而腹背痛繼而耳目口鼻無不痛者哀號跳擻人不
忍見徧召醫士莫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二條纏女身如
繩帶細縛之狀雲衢與吳翁齋醮無效不得已自爲牒
文投城隍神及關神處半月未見靈應又投文催之果
一日雲衢與其女及壻俱白晝僵臥若死去者兩日而
二家人問之據雲衢云城隍神得我牒文卽拘此妖妖
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關神處神批發溫元帥擒訊訊
得爲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氣則黑白二蛇也元至

正七年猴與其雄偷果于達魯花赤余氏之園其時女
爲余家小婢撞見以石擲之雄走出適遇獵戶張信以
箭斃之雌猴驚逸修道于括蒼山中今獵戶張托生爲
吳翁之子婢托生爲周氏之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既
有仇何以不早報而必待至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
世托生爲文學侍從之官或爲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
犯因其前世居官無狀仍罰爲女身適值所嫁之人又
卽獵戶故我兩仇齊發問黑白二氣何來供稱吳園中
物被猴爭帥而至者元帥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擊
猴是其職分所當爲吳某前生爲獵戶射殺一猴亦人

間常事汝又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爲悖亂且與園中兩
蛇何與而助紂爲虐耶擲劍喝曰先斬妖黨隨見皂衣
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
煉多年頗有神通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速改過悔罪治
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詳覆關帝猴猙獰不服兩
目如電奮爪向前似欲撲犯元帥者俄聞空中大聲曰
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卽斬妖猴言畢瓦上琅琅有
刁環聲響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案下令猴
治病猴扶其眼耳鼻口中所出橫刺鐵針竹簪十餘條
女痛稍蘇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

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才替治問何求
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西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
吳翁許之猥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猶
帶血絲縷縷女病旋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回家遂
各蘇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
帥撲巾紗帽如唐人服飾貌溫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
世間所畫青面瞪目狀也猴在神前粧束甚華自稱小
仙

鞭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行至廣信徐卒于店樓張入

市買棺爲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千文交易成矣櫬旁坐
一老人遮攔之必須四千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戶起
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
棺主人並無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櫬上罵曰我雖
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
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柰何旁皇子野
又一白鬚翁著藍色袍笑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然曰
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白鬚翁手一鞭曰此伍子胥
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戶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
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戶又躍起如其言應

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
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文原價來擡棺可也問其
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妖法能役使鬼魅慣遣死尸撲
人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強分半價如是多年受
累者衆昨夜暴死未知何病張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
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而著
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
署中多怪康熙中有某道陞浙江臬司臨去留一朱姓

幕友在署候後官交代衙署曠蕩每夕人語譁然又一
夕月下聞語者聚中庭槐樹下朱千窗隙窺之見庭中
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烏巾白
衣倚柱凝思不其諸人酬答諸人吁曰陸郎如此風月
何獨惆悵少年答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
人皆爲咨嗟有長髯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先當
之賴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寞于餘歲
高槐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謝曰
當年受德至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其談似
皆北魏齊梁時事旣而隣籬遠唱諸人倏然散矣朱胆

壯安寢如故閤數日新官孫某來受交代朱生匆匆出
署將覓船赴浙忽差役寄東君札來止之云某到金陵
見督院後接楚中訃音已丁外艱不赴浙西新任竟歸
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聞新任淮徐道孫公
署中一友得急疾殂乃托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就隨
攜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
于他所幕中公務甚繁朱不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
衙署一日與朱閒坐家人走報云適開前池得一石碑
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梁敬騎侍
郎張公之墓正當兩槐之間朱恍憶前月下事力爲慟

止並述所見云當更有一墓言未終而荷錯者云又得骸骨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池不改作矣蓋前碑乃長髯高冠之墓而後所得烏巾少年之骨也

獅子大王

貴州人尹廷恰八月望日早起行禮土地神前上香訖將啓門見二青衣排闥入以手推尹扑地牽繩于頸而行尹方惶遽間見所祀土地神出而問故青衣展脾示之上有尹廷恰字樣土神笑不語但尾尹而行里許道旁有酒飯店土神呼青衣入飲得間語尹曰是行有誤

我當衛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聲叫冤我當爲君脫
禍尹頷之仍隨青衣前去約行大半日至一所風波浩
渺一望無際青衣曰此銀海也須深夜乃可渡當少憩
片時俄而上神亦曳杖來青衣怪之土神曰我與渠相
處久情不能已于一送前路當分手耳正談說間忽天
際有彩雲旌旗侍從紛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諸神回
也汝遇便可叫冤尹望見車中有神貌穉獐然目有金
光面潤二尺許卽大聲喊冤神召之前并飭行者少停
問何冤尹慙爲青衣所攝神問有牌否曰有有兩名乎
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兩名此應攝者何冤爲厲聲叱

之尹詞屈不知所云土神趨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
神令其伸冤神問何疑曰某爲渠家中雷每一人始生
卽准東嶽文書知會其人應是何等人應是何年月日
死其計在陽世幾歲歷歷不爽尹廷恰初生時東嶽牒
文中開應得年七十二歲今未滿五十又未接到折算
文書何以忽爾勾到故恐有冤神聽說亦遲疑久之謂
土神曰此事非我職司但人命至重爾小神尙肯如此
用心我何可瞞視惜此間至東嶽府往還遼遠當從天
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喚一吏作牒口授云文書土只須
問民魂尹廷恰有勾取可疑之處乞飛天符下東嶽到

銀悔查辦急急勿遲尹從旁見吏取紙作書封印不殊
人世但皆用黃紙封訖付一金帛神持投天門又呼召
銀悔神有繡袍者趨進命看守尹某在魂俟嶽神查辦
毋誤繡袍者叩頭願尹退而神已倏忽入雲霧中矣此
時尹憩一大柳樹下一青衣不知所往尹問土神面潤
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獅子大王也少頃繡衣者
謂土神曰爾可領尹某往暗處少坐弗令夜風吹之我
往前途迎引夫神聞呼可卽出答應尹隨上神沿岸行
約半里許有破舟側臥灘上乃伏其中聞人號馬嘶及
鼓吹之音絡繹不絕良久始靜上神曰可以出矣尹出

見繡衣人偕前持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濶處云立此
少待岳司卽到須臾海上數十騎如飛而來土神挾弄
伏地上數十騎皆下馬有衣團花袍戴紗帽者上坐餘
四人著吏服又十餘人武士裝束餘悉猙獰如廟中鬼
面環立而侍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趨前問答數語趨而
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頭一一對答如前上
坐官貌頗溫良聞土神語卽怒瞋自豎眉厲聲索二青
衣土神答久不知所往上坐者曰妖行一週不過千里
鬼行一週不過五百里四察神可卽查拿有四鬼卒應
聲騰起懷中各出一小鏡分照四方隨飛往東去少頃

挾二青衣擲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樹中拿得上坐
官詰問誤勾緣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訴云牌自上行役
不過照牌行事倘有舛誤須問官吏與役無干上坐寶
詰云非爾舞弊爾何故遠颺青衣叩首云昨見獅子大
王駕到一行人衆皆是佛光土神雖微員尚有陽氣尹
某雖死未過陰界尚係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陰暗
之氣如何近得佛光所以遠伏及獅王過後鬼役方一
路追尋又值朝天神聖接連行過以故不敢走避雖未
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親赴森羅一決矣令力
士先挾尹過海卽呼車騎排衙而行尹怖甚閉目不敢

開視但覺風雷擊蕩心魂震駭少頃聲漸遠力士行亦少徐尹開目卽已墜地見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兩案對坐堂上先聞密語聲次聞傳呼聲青衣與土神皆趨入土神叩見畢立階下青衣問話畢亦起出有鬼卒從廡下縛一吏入堂上厲聲喝問吏叩頭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數鬼從廡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遙視之頗似其族叔尹信旣入殿冕服者取冊查核許久卽擲下一冊命前吏持示後吏後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內神喝杖數鬼將前吏曳階下杖四十又見數鬼領硃單下剝去後吏巾服鎖押牽出過尹旁的是其族

叔呼之不應叩何往鬼卒云發往烈火地獄去受罪矣
尹正疑懼問隨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爾此案已明本
司所勾係尹廷治該吏未嘗作弊同房吏有尹姓者係
廷治親叔欲救其姪知同族有爾名適相似可以朦混
俟本司吏不在時將牌添改治字作洽字又將房冊換
易以致出牌錯誤今已按律治罪爾可生還矣回頭顧
土神云爾此舉極好但只須赴本司詳查不合向獅子
大王路訴以致我輩均受失察處分今本司一面造符
申覆一面差勾本犯爾速引尹廷洽還陽土神與尹叩
謝出遇前金甲者子門迎賀曰爾等可喜我輩尚須候

回文才得回去尹隨土神出走並非前來之路城市一如人間飢欲食渴欲飲土神力禁不許城外行數里上一高山俯視其下有一人僵臥數人守其旁而哭因問土神此何處土神喝曰尙不省耶以杖擊之一跌而寤已死兩晝夜矣棺槨具陳特心頭微暖故未殮耳遂坐起稍進茶水急喚其子趨廷治家視之歸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隨復死矣

綠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董暢庵就募山西芮城縣縣有廟供關張劉三神像廟門歷年用鐵鎖鎖之逢春秋祭祀一啓

鑊焉傳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陝
客販羊于頭日暮無托足所求宿廟中居民皆鎖納之
且告以故販羊者恃有臂力曰無妨乃開門入散羣羊
於廊下而已持羊鞭秉燭寢心不能無恐三鼓眼未合
聞神座下訾然有聲一物躍出販羊者于燭光中視之
其物長七八尺頭面具人形兩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
頸以下綠毛覆體茸茸如蓑衣向販羊者睨且嗅兩手
有尖爪直前來攫販羊者擊以鞭竟若不知奪鞭而口
嚙之斷如裂帛販羊者大懼奔出廟外怪追之販羊人
緣古樹而上伏其稍之最高者怪張眼望之不能上良

久東方明路有行者販羊人下樹覓怪怪亦不見乃告
衆人其尋神座了無他異惟石縫一角騰騰有黑氣衆
人不敢啟具牒告官芮城令修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
許得朽棺中有尸衣服悉毀遍體生綠毛如販羊人所
見乃積薪焚之嘖嘖有聲血湧骨鳴自此怪絕

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季姓者利其風水其
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爲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
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
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

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纔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卽以刀劃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張大帝像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墳神像忽止數十人昇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從之昇至廟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速至李家墳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

所命執鋤者搜墳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
蛇蜿蜒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
繩索者在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
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塑紫姑神甚
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紫姑仙子落烟沙玉作關
千水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槿籬茅舍是郎家是夜三
鼓聞有扣門者啟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謫
人間司雲雨之事衆郎見愛故來相就君不以鬼物見

疑願薦枕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卽入泮舉于鄉成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其爲政發姦摘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謂尤曰今日置酒與卽爲別妾將行矣妾雖被謫譴限滿原可仍歸仙籍以私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籍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雖託足君門尙無形質不能爲君生育男女昨將此情苦求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

永爲夫婦未知君能勿娶專相待否尤唯唯不覺涕下
女亦凄然大慟而去自此尤作官不能如前時之明因
呈誤革職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猶隻身也如
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愍其鰥居爲議婚生又堅拒
并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堂兄女是矣吾堂
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舉筆作字每閨人議婚必
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卽汝乎拉尤至見家請其女出見
女隔簾書紫絲囊在否尤解囊呈驗女點首者三亟擇
日成婚合卺之夕女仰天一笑卽傾能言然從此絕不
記前生原委如尋常夫婦

魏象山

余宿友魏夢龍字象山後余四科進士由都郎遷御史
已卯典試雲南歿于途歸柩于西湖昭慶寺其年十月
沈辛田觀察亦厝其先人之柩于此寺見前屋厝柩旁
列雲南大主考金字牌知爲魏君魏故辛田所善也俄
而弔客來孝子當扶杖行禮辛田弟清藻忽不見覓之
昏昏然臥魏柩前神色慘沮扶歸則寒熱大作病勢沉
重醫者下藥方開人參三錢辛田心狐疑未敢用參至
床前視弟弟躍起坐如平時拱手笑曰沈五哥別久矣
佳否辛田怪而呵之旁有二女眷視疾清藻又手揮之

曰兩娘請回遊願假紙筆我有所言與之紙熟視笑曰
紙小不足書也爲磨墨而以長幅與之乃憑几楷書曰
夢龍白夢龍奉 命典試雲南從豫章行至樊城感冒
暑熱奴子吳陞不察病原誤投人參三錢遂至不起甚
矣人參之不可輕服也樊城令某經理喪事頗盡心力
使靈柩得還家而諸弟嘖有煩言誣其侵蝕衣箱銀兩
殊不識好歹家中所存只破書幾卷諸弟尚忍言分析
乎覆巢完卵還望諸弟照應之書畢擲管而臥須臾又
起提筆將人參不可輕服數字旁加密圈辛田大驚不
敢爲弟下入參請魏家人來以所書示之皆駭嘆汗淚

交下尋弟病愈問其索紙作書狀全不省記但云病重時見短身材多鬚而衣葛者入房便昏然不曉事矣沈年幼不及見魏君所云者果魏君貌也沈後中辛卯探花卒不永年而亡

王莽時蛇冤

臨平沈昌穀余戊午同年舉人年少英俊忽路間遇僧授藥三丸曰汝將有大難服此或可少廖臨期吾再來視汝言畢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藥擲書厨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語曰我峨嵋山蟒蛇尋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抗其吮氣將盡家人憶路間僧

語卽述覓書厨上藥只存一九以水吞下恍然記歷代
前生事沈在王莽時姓張名敬避莽亂隱峨嶺山學仙
有同志人嚴昌爲耦耕之友劉歆謀起兵應漢事敗禪
將王均亦逃奔峨嶺事二人爲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車
輪每出遊必有風雷禾稼多傷張欲除其害命王削竹
刺插地以毒藥傅之蛇果出爲竹所刺死蛇修煉有年
將成龍者其出穴自挾風雷而行非有心害人爲王殺
後思報主謀者之冤而王均聞莽死後隨出山佐光武
中興拜驍騎將軍遣人迎張敬入洛亦拜征虜將軍蛇
不能報再世爲北魏高僧三世爲元將某有戰功蛇又

不能報惟今世僅作孝廉故蛇來將甘心焉其原委歷歷口皆自言家人問路僧爲誰曰卽嚴昌先生也先生辭光武之聘早登仙道與吾有香火緣故來相救言終沐浴整衣冠卒開明日前僧果來泣拜畢語其家人曰毋苦毋苦了此一重公案行當仍歸仙道耳語畢忽不寃

牙鬼

杭州朱亮工妻張氏患傷寒甚劇忽作山西人語咆哮索命擊毀槃碗且云恩自恩仇自仇不能作抵亮工在家索命者不至出則贅亂如前亮工乃具牒訴本郡城

隍神張氏沉沉熟睡如赴鞠者良久甦曰冤雪矣冤去
矣手摩其臀曰被神杖甚痛前生子與亮工俱山西販
布男子官牙劉某吞布價而花銷之予告官比追劉不
勝其苦當予前作赴水狀欲予憐而救之予怒曰汝雖
死吾仍索欠不饒劉赧于轉身竟溺水死亮工前生姓
俞名容聞之勸予曰牙人死固當然棺殮之費我二人
當分給之予怒未息竟不肯俞乃捐囊中金三兩爲棺
殮焉今此牙鬼來報予仇而不料俞之爲吾今生夫也
故不敢見之昨蒙城隍神訊得劉牙侵蝕人銀自已尋
死本無冤抑乃敢作鬧于朱氏恩人之舍責三十板鎖

解酈都道予前生以索債故見死不救見尸不殮居心太忍亦責十五板然病勢漸除矣亡何其押解之鬼差附病者身嘆喏曰爲收家事作八百里遠行須以紙錢酒飯享我家人懼爲大設齋醮方始寂然

妖夢三則

栢城李少司空季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忌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

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穸內爲水所浸甚
苦臯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曷往買而移葬吾
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
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
流離

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爲準于寓所六合張生
員者主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張以不第
心灰數科不至忽一歲悟西託夢其徒曰速買舟過江
延張相公來應試張相公今歲登科其徒告張張喜渡
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張愠甚因設祭懟之夜夢悟西

來云今年科場弊飯冥司派老僧給散一名不到老僧
無處開銷相公命中尚應吃三場十一碗冷粥飯故令
愚徒相延以免我譴非敢誑也

凱明府

全椒令凱公音布能詩倜儻與余交好庚寅分校南闈
疽發背卒公母懷孕時將至期祖某爲內務府總管晚
見庭下有巨人長過屋脊叱之漸縮小每叱一聲輒短
數尺拔劍追之化作短人奔樹下而滅取火燭之乃一
土偶人長尺許面扁潤聳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
几上而婢報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後抱視之左手

少一小指狀貌酷肖土偶舉家大驚乃取土偶供祖廟中禮事甚虔及凱卒後送神主入廟見土偶爲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于坐上凱死時背瘡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無及矣

羞疾

湖州沈秀才少年入泮才思頗美年三十餘忽得羞疾每食必舉手搔其面曰羞羞如廁必舉手搔其臀曰羞羞見客亦然家人以爲癰不甚經意後漸疔羸醫治無效有時清楚問其故曰疾發時有黑衣女子捉我手如此遲則鞭扑交下故不得不然家人以爲妖道張真人

過杭州乃具牒焉張批仰歸安縣城隍查報後十餘日夫師遣法官來曰昨據城隍詳稱沈秀才前世爲雙林鎮葉生妻黑衣女子者其小姑也葉饒于財小姑許配李氏家貧葉生愛妹延李郎在家讀書須李入泮方議婚期一日者小姑步月見李郎方夜讀私遣婢送茶與郎婢以告嫂嫂次日向人前手戲小姑面曰羞羞小姑忿遂自縊訴城隍神求報仇索命神批其牒云閨門處女步月送茶本悖嫌疑何得以戲謔微詞索人性命不准小姑不肯已又訴東嶽東嶽批云城隍批詞甚明汝須自省但沈某前身旣爲長嫂理宜含容悅姑娘小過

亦可暗中規戒何得人前惡譴今若勾取對質勢必傷其性命罪不至此姑准汝自行報仇俾他煩惱可也所查沈某冤業事須至牒者天師曰此業尚小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俾其早投人身便可了案如其言沈病遂痊

賣漿者兒

杭州汪成瑞家延錢塘貢生方丹成爲西席數日不至館問之云替人作狀告東嶽問何事云其隣張姓者妻病祈神有賣漿叟往觀歸其子忽高坐呼其名索水吃叟怒責之子曰我非汝子我是城隍司之勾神今日與

火伴數人至張家勾取張氏婦魂因其家延請五聖在堂未便進內久立簷下渴甚是以附魂汝子向汝求水叟與之水其子年僅十四五所飲水不下石餘少頃聞音樂聲曰張氏送神吾去矣叟賜我火炬數枝叟曰夜靜難覓曰吾之火炬卽紙索耳非世上火炬也叟與之乃起謝曰受叟惠無以報吾有一事相告令郎自今日後無使近水否則將犯水厄語畢其子卽昏睡兩隣家張氏哭聲舉矣叟雖異其事尚祕之不宜次日下午其子忽狂叫云甚熱我往浴于河叟不許其子竟去叟急拉回家而狂躁愈甚指地上石云如此好水何不令我

浴嬰見其光景甚怪懼不能提防通告諸隣相同看視
西隣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里中祀東嶽帝唐主其事
或代親友祈禳屢屢應驗聞漿叟言又見其子之狂能
因告曰汝子爲鬼所憑何不求東嶽神耶問作何求法
曰帝君聖誕日各執事俱齋汝具牒呈焚香爐內我鳴
鐘鼓相助令有力者抱令郎在堂下聽候審訊發落或
可驅除惡鬼漿叟以爲然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叟齋戒
往抱其子從轅門外匍匐喊冤唐在殿上令會中執事
者取其詞狀大呼著速報司查拿漿叟抱兒上殿衆環
擁之甫及門兒已昏迷滿口流涎衆惶恐少頃蘇醒叟

挾之歸至夜始能言云我在街戲見一人甚藍縷相約
往浴日日相隨不離至東獄廟時尚隨在後忽見殿前
速報司神奔下擒他方懼而逃恰已爲其所獲并將我
帶上殿見帝君持呈狀細閱向一戴紗帽者語縷縷不
甚明唯聞說我父母無罪何得捉伊見作替代將跟我
之鬼鎖押枷責放我還陽嗣後衆鬼子竟無恙

謝經歷

廣州經歷謝坤紹興人甥陸某邊廣東巡檢攜母妻及
子至粵舅舅相聚甚歡赴任後作書與舅氏挽其轉求
上官調一美缺謝爲轉請于大府得調澳門此地雖新

入勝昔而逼近海隅不無烟瘴甥又作書與舅復請再
調謝憎其貪妄不答不兩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
救之遲則性命不保謝雖惡甥之瀆而念姊已年邁或
有不測勢將如何又憚長官見惡難以進言正躊躇間
當午假寐見甥忽至前曰舅誤我我囑舅至再舅不一
報今甥受瘴死矣母素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
言畢而號謝驚寤卽見人輿踰入門云陸甥子數日前
已死家特扶柩至矣謝始悟夢見者卽甥魂也迎其眷
至署厝甥柩于僧寺爲作佛事僧人宣疏請齋主拈香
忽見朝衣冠者自屏後走出行禮僧不知何人其子拜

佛見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隨卽杳然滅去僧衆皆驚
謝書室中素心蘭開外孫戲折一支謝撻之忽見甥來
怒曰舅奈何以一花責我兒我當盡壞之片刻間將蘭
葉均分爲二居月餘謝歸其喪解纜時同里人附一柩
于船尾謝家人不知也出粵界後舟子欺其孤婦與家
人爭訟忽見陸甥跳艙中出後隨一少年助陸將舟子
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方已家人驚疑問舟子云吾主
人素所識其少者不知何來舟子惶愧曰船頭內附一
一小柩前恐府上不許是以匿之今助訟者想卽此
鬼耶從此一路舟人倍小心矣舟抵家家人爲開喪設

主從此寂然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杭人趙京祖籍慈溪有弟某性方嚴婚後婦家婢頗慧未嘗假以顏色京私與狎弟妻不知無何婢孕婦疑墮婢亦駕詞誣墮墮不能自明恚投繯死越二年京父壽辰賓朋宴集京與婢忽仆地墮語經宿始蘇云攝至冥府與婢械繫大門外俄聞發鼓升堂鬼役捧其首擲地下有梟旒者上坐引弟質訊京與婢皆伏罪不敢置辯將定讞矣忽報趙尙書至紅東上書年家眷弟趙文華頓首拜冥官肅衣冠出迎命帶人犯械繫故處舉頭

見桂上二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
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正熟視間報趙
尙書出矣真官喚京與婢諭云本案應照因姦致死罪
減三等判以趙尙書說情姑放回陽且趙某身爲男子
通婢事有何承認不起而竟至輕生亦殊可鄙故且寬
汝放回陽間舉家不知趙女華何故庇京一日諭諸宗
老始知文華其七世祖也因諂嚴相子孫醜之故皆諱
言無知者

毀陳友諒廟

趙公錫禮慚之聞煥人初選竹山令調繁監利下車之

曰別應謁文廟及城隍神吏啓有是廟者當拈香公往
視廟有神像三人雁行坐但主者衣冠狀貌頗莊嚴問
何神竟無知者公欲毀其廟吏不可曰神素號顯赫歷
任官忝謁頗禱毀之恐觸神怒禍且不測公歸搜志乘
祀典不載此神乃擇曰朝吏民于廟手鐵鎖繫神頸曳
之神像瑰偉非指擊不能去公曳之應手而倒三像碎
于庭中新其屋宇改奉關帝久之竟無他異公心終不
釋乃行文天師府查之得報牒云神係元末偽漢王陳
友諒弟兄三人丘敗死鄱陽湖部曲散去爲立廟荊州
建于元至正某年毀于 國朝雍正某年趙大夫之手

食血食四百年

新齊諧卷十一

隨園戲編

通判妾

徽州府署之東前半爲司馬署後半爲通判署中間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牆倒遂與祠通其夕署中老嫗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雖呼飢與之飯噉量倍于常左足微跛語作北音云我哈什氏也爲前通判某妾頗有寵爲大妻所苦自縊桃樹下繼時希圖爲厲鬼報仇不料死後方知命當縊死卽生前受苦亦皆數定無可爲報陰司例凡死官署者

爲衙神所拘非墻屋傾頽魂不得出我向樓後樓中昨日袁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飢餒尤甚今又墻傾傷我左腿困頓不可耐特懇汝身求食不害汝也自是婦晝眠夜食亦無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馬有愛女卒于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遣祭皆姬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冥事問爾知我女何在答曰爾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爾女在某寺中甚樂所得錢鈔大有贏餘不願更生人間惟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著司馬大駭推問衣窄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時所製衣途中爲兩段家人潛買

市上紙衣代之故也未幾新通判蒞任方修衙署動板
築姬曰牆成我當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
敢向諸公多求真錢夜焚墻角下我得之賂衙神便可
逍遙宇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姬有喜色曰主人甚
賢無以爲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
人司馬爲設醴置琵琶姬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鴉
落盡天桃一樹花月下望鄉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
音調悽惋歌畢擲琵琶瞑目坐衆再扣之蹶然起語言
笑貌依然蠶老姬足亦不跛矣內幕崔先生常與問答
其言飢時崔云此與府厨近何不赴厨求食答云府署

神尤嚴不敢入其言袁通判見驅時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陞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劉貴孫鳳

阜陽王尹遣家人劉貴偕役孫鳳至江寧公幹鳳素強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貴邀鳳晨飲淮清橋鳳于稠人中戟手罵曰新歲非索債之時酒店非肆毆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爲扯拽衛護之狀同伴不解其故方欲問之鳳忽瞑目云彼負我債我遲至數十年蹤跡七千餘里今纔獲之干汝何事乃爲放去汝旣據汝汝

當代償語畢自批其頰衆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眵頰然
倒地衆舁之旋爲少頃甦云我入店見市中一人額有
血痕狀類乞丐手捩一儒生討債捶吐交下儒生不勝
痛逼向市人求救無一應者我心不平忿然大罵其人
驚釋手儒生趨避我右其人來奪我拳揮之格鬪間儒
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債人遂爲我祟然彼時不備
故爲所欺今若再來當痛捶之因以馬鞭自衛衆見其
無恙稍稍散去惟貴與同處抵暮鳳語貴曰其人至門
外矣方執鞭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縛批頰詈罵如前貴
窘揖鳳而言曰汝爲何人渠負汝何債我當代償鳳曰

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負我身債非錢債也本
與鳳無干鳳不合強預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
償果豐足我勾當我卽去否則并將及汝貴大恐廣集
同伴買真錢數萬燒畢乃向貴拱手作謝狀曰十年後
再獲儒生還須拉鳳作証于是鳳蘇起而神色散瘁無
復從前矯健矣

狐詩

汝寧府察院多狐每歲修葺則狐四出爲間閭害工竣
卽息學使至多爲所擾盧公明楷到任祭之乃安從此
成例學使至皆祭署後小閣相傳狐所居後學使至有

二僕不知榻其上晨起人聞呼號聲往視則二僕裸縛
閣下臂上各寫詩二句其一臂云主人祭我汝安床汝
試思量妨不妨一臂云前日享儀空酒果今朝借爾代
猪羊

大小緣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
興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開店無客遂投宿焉
邵宿外間香亭宿內間漏初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
語忽見長丈許人緣面緣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
頂棉紙掉掉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甚大亦

綠面綠衣冠共至榻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
口噤耳中聞邵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間見榻旁几上
又倚一人麻面長髯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
非鬼也指大顛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
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
出紗帽者亦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邵亦狂呼
突起奔而入口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邵亦見大小綠人
耶邵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床側小屋內陰風習習
冷侵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繼呼公不答見屋內
有大小八面若盂若盎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

之怪忽大小人而層疊堆門眼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
大如磨盤加于衆面之上皆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
所謂緣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不秣馬而行及
明聞二僕夫嘖嘖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
死否則病瘋佯狂縣官疲于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
宿無恙豈怪絕耶抑二客當貴耶

紅衣娘

劉介石大守少事乩仙自言任泰州分司時每日祈請
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外瑤姬或稱瑤臺
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藕花

二言
洲上有樓相傳爲秦少游故跡一夕登樓書符此忽判
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答但書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
似酒旗終日挂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
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請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
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詠
又書曰十三樓愛十三時樓是樓非那得知寄語藕花
洲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乩動不止太守懼棄盤
奔就寢榻見二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冉冉至矣拔劍
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遷居

點絕

秀民冊

丹陽荆某應童子試夢至一廟上坐王者階前諸吏捧
立儀狀甚偉荆指冊詢吏何物答曰科甲冊荆欣然
爲我一查吏曰可荆生平以鼎元自負首請鼎甲冊
閱無名復查進士孝廉冊皆無名不覺變色一吏云
在明經秀才冊乎遍查亦無荆大笑曰此妄耳以某
文學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冊吏曰勿怒
尚有秀民冊可查秀民者皆有文而無祿者也人間以
鼎甲爲第一天上以秀民爲第一此冊爲宣明王所掌
君可向王請之如其言王于案上出一冊黃金絲穿白

蘇牒取第一頁第一名卽丹陽荆某荆大哭王笑曰汝何薄也汝試數從古有幾個名狀元名主試乎韓文公孫奭中狀元人但知韓文公不知有袁羅隱終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羅隱汝當歸而求之實學可耳荆問科第中皆無實學乎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過數人如韓白歐蘇是也此其姓名別在紫瓊宮上與汝尤無分也荆未對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區區何足羨貴人傳者古無多荆驚醒快快卒不第以終

妓仙

蘇州西磧山後有雲臺峯相傳其上多仙蹟能捨身而

上不死卽得仙有王生者屢試不第乃抗志與家人別
裹糧登焉再上得平原廣百畝許雲樹蓊鬱中隱隱見
懸崖上有一女子衣裝如世人徘徊樹下心異之趨而
前女亦出林相望追視乃六七年前所狎蘇州名妓謝
瓊娘也彼此素相識女亦喜甚攜生至茅庵庵無門地
鋪松針厚數尺履之綿軟可愛女云自與君別後爲太
守汪公訪拿褫衣受杖臀肉盡脫自念花玉之資一朝
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決計捨身辭別搗母以進香爲
詞至懸崖奮身擲下爲蘿蔓糾纏得不死有白髮老嫗
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氣遂不知飢寒初猶苦風日一

歲後霜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居前山時相過從昨老
母來云今日汝當與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閒步不意獲
見君子因問汪太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
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母
向我云偶遊天庭見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簪背數其罪
故疑其死生曰妓不當杖乎女曰惜玉憐香而心不動
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
獸也且天最誅人之心汪公當日爲撫軍徐士林有理
學名故意殺風景以逢迎之此意爲天所惡且他罪多
不止杖妾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潔卿落平康久矣能

成道乎女曰淫媒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懺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爲生解衣置枕情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換視其臀白膩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莊門外猿啼虎嘯或探首于竇或進爪于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端臥而已夜半聞門外呵咤聲與馬騶從貴官顯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酌酢每夕多有慎勿觸犯及天明女謂生曰君諸親友已在下訪尋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緣有待君再來

未晚送至屋一推而墮生迴望見女立雲霧中情殊依
依逾時影才滅生踉蹌奔歸見其兄與家人持楮鑪哭
奠于山下謂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來祭奠訪汪太守
果以中風亡

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華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乩盤于家其降
鸞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閭人也衆因與
酌答出語蹇澁詩亦不甚韻每召輒至時華方構一樓
請仙題其扁仙曰無錫秦園有扁曰聊逍遙兮容與此
可用乎衆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

一日者與衆答問方謹忽書吾欲去矣問何之曰錢汝霖家見招赴席凡遂寂然錢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張塘橋不二三里衆因怪而偵之則是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平曰然盛饌乎曰頗佳衆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于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孽無羈束里中之禱者皆吾輩享之華曰所禱城隍諸神俱有主名若旣無名何得忝與

其間曰城隍諸神豈輕向人家飲食所禱者都是虛設
故吾輩得而享焉華日無名冒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
何曰天上豈知有禱乎是皆愚民習俗之所爲卽鬼崇
索食間或有之究無關於生死也況我非索之而彼自
設之而我享之何忤于天帝卽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
也曰旣如此子何必托名于王仲山耶曰君家簷頭神
執符來請彼不敢上請真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
中惟吾稍識幾字故聊以應命使直書姓名曰李百年
君等肯尊奉我乎我見此處人家扁額多仲山王問書
知爲名人故托其名求耳問聊逍遙兮容與六字何出

曰吾但于秦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道聽塗說見笑大方
矣華曰子旣無羈束何不歸山東曰關津橋梁是處有
神非錢不得輒過華曰吾今以一陌紙錢送汝歸何如
曰唯唯謝謝旣見惠須更以一陌酌于橋神不然仍不
獲拜賜也時華之姪某在旁曰吾早暮過橋上汝得無
祟我乎曰頃吾言之矣鬼安能爲祟於是焚楮錠送之
而毀其札焉

醫妬

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孝廉畏如
虎不敢置妾其座主馬學士某憐之贈以一姬張氏怒

以爲于我家事我亦設計擾其家會學士喪偶張訪得某村女世以悍聞乃賄媒姬說馬娶爲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聘婚之日粧奩中有五色棒一條上書三世傳家揚葉砧者也合卺畢羣姬拜見夫人問若輩何人曰妾也夫人叱曰安有堂堂學士家而有禮當置妾者乎卽棒羣姬馬命羣姬奪其棒齊毆之夫人力不勝逃入房罵且哭羣姬各擊羅鼓亂其聲如無聞焉者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備一刀一繩曰老爺久知夫人將有此舉故備此不堪之物奉贈已而羣姬各敲木魚誦枉生咒願夫人早昇仙界聲嘈嘈然夫人尋死之

說又如無聞焉者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惆噓計已盡
施無益乃轉噴作喜請學士入正色曰君真丈夫也我
服矣我所行諸策亦祖奶奶家傳嚇世間豪庸男子非
所以待君嗣後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曰能
如是乎夫復何言卽重行交拜禮命率姬謝罪叩頭并
取田房賬簿一切金幣珠翠盡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間
馬氏家政肅雍內外無閒言張氏于學士成親日卽使
人往探召而問之聞見羣笑矣曰何不棒之曰鬪敗矣
曰何不罵且哭曰鑼鼓聲喧無所聞曰何不尋死曰早
備刀繩且誦枉生咒送行矣然則夫人如何曰已服禮

投降張大怒罵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婦人乎殊謾乃
娘事初學士贈姬時羣門生具羊酒往賀軒轅生有平
素酗酒者與焉飲方酣張氏自屏後罵客客皆隱忍酣
酒者直前握張氏髮批其頰曰汝敬軒轅兄是我嫂也
汝不敬軒轅兄是我仇也門生無子老師贈妾爲汝家
祖宗三代計耳我今爲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故多一言
者死我拳下羣客爭前攘勸始得脫然裙裂衣損幾露
其私焉張素號叱夜叉一旦凶威大損愈恨馬學士計
惟毒苦其所贈姬以抒憤而姬陰受學士教一味順從
雖進門不與軒轅生交一言以故張雖管罵屢加未忍

致之于死居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
試生宜持此盤費早入都生以爲然歸辭張氏張氏慮
其居家狎妾喜而許之生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局後
園中讀書而陰遣媒姬說張氏趙軒轅生外出盜賣其
妾張曰此吾心也然賣必遠方方無後患姬曰易易俄
而有陝西賣布客醜且鬚背負三百金來呼姬出見喝
采不已卽成交易張氏餘怒未消褫其衫履一簪不得
着身姬乘竹轎過北橋大呼我不遠出跳身河中學士
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氏聞姬投河死
方驚疑而陝客已踴門入曰我買人非買鬼汝家賣妾

未曾說明何得逼良爲賤欺我異方人速還我銀怒且罵張氏無以答界原銀三百兩去越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號哭來曰馬學士將我女贈汝家爲妾女今安在生還我人死還我尸張氏無以答則撞頭拚命打碗擲盤滿屋無完物矣張苦求隣佑贈以財帛勸解去又一日武進縣捕役四五人獐獍然持硃字牌來曰事關人命請犯婦張氏作速上堂投鐵練几上鑑然有聲張問故初猶不言以銀賄之方曰某姬之父母在縣告身死不明事也張愈恐私念我丈夫在家則一切事讓他抵當何至累我一婦人出乖露醜堂上受訊耶方

深悔從前待夫之薄御妾之暴行事之誤女身之無用
自怨自恨間忽有戴白帽踉蹌奔呼而至者曰軒轅相
公到蘆溝橋暴病死矣我驟夫也故來報信張氏大慟
不能言諸埔役曰他家有喪事我輩且去張氏成服治
喪未數日埔役又至張氏乃招訟師謀緩其獄典粧奩
賣屋賄書差捺擱此案訟事小停家已蕩然日食不周
矣前媒姬又來曰夫人一苦至此又無公子可守奈何
張心動取生年月日命瞎姑算之瞎姑曰命犯重夫穿
金戴珠張氏語媒姬曰改嫁命也我敢違命乎但我自
行主婚必須我先一見所嫁者而後可姬引一美少年

盛飾與觀曰此某公子也候選員外郎張大喜摒擋衣
飾未滿七七卽嫁少年方合卺忽房內一醜婦持大棒
出罵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處賤婢敢來我家爲妾
我斷不容直前痛毆之張悔被媒紿又私念此是我當
日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慘報復之巧殆天意耶
飲泣不能聲諸賓朋上前勸醜婦去曰且讓郎君今日
成親有話明日再說于是諸少年秉花燭引張氏入臥
室甫揭簾見軒轅生高坐床上大驚以爲前夫顯魂暈
絕于地哭訴曰非我負君實不得已也軒轅生笑搖手
曰勿怕勿怕兩嫁還是一嫁抱上床告以自始至終中

馬老師之計張初猶不信繼而大悟且恨且慚于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婦同爲賢妻

風水客

袁文榮公父清崖先生貧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諸叔伯兄弟無任其事者先生積館穀金買地營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時日不合將不利某房爲爾戚從搦之先生發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畢持香禱于天曰苟葬高曾有不利于子孫者惟我一人是承與諸房無礙衆乃不敢言聽其葬葬三年而生文榮公公面純黑頸以下白如雪相傳烏龍轉世官至大學士文榮公薨子陞

升將葬公惑于風水之說常州有黃某者陰陽名家也
一時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黃性迂怪又故意狂傲自高
其價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則擲碗碎盤以爲不屑
食也折屋裂帳以爲不屑居也陞升貪其術之神不得已
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墳在西山之陽子孫衰弱黃
說袁買其明堂爲葬地立券勘度畢從西山歸已二鼓
矣入相府見堂上燭光大明上坐文榮公烏帽絳袍旁
二倅侍如平生時陞升等大駭皆俯伏文榮公罵曰某
侍郎我翰林前輩汝聽黃奴指使欲奪其地昔汝祖葬
高僧是何等存心汝今葬我是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

又怒睨黃叱曰賊奴以富貴利達之說誘人財壞人心術比娼優媚人取財更爲下流令左右唾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聲文榮公立身起滿堂燈燭盡滅了無所見次日陞升面色如土焚所立券還地于某侍郎家黃受唾處滿身白蟻緣領嚙襟拂之不去久乃悉變爲虱終黃之世坐卧處虱皆成把

呂兆鬣

呂公兆鬣紹興人以進士爲陝西韓城令嚴冬友侍讀與交好閒話間問公名兆鬣義實何取曰曰我前生乃北通州陳氏家馬也花白色鬣長三尺餘陳氏畜我有

恩一日者我在甌中聞陳氏妻生產三日胎不得下其戚某曰此難產之胎必得某穩婆方能下之可惜住某村隔此三十里一時難致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騎長鬃馬去立請可來言畢果一蒼頭奴來騎我我自念平日食主人芻豆今主母有急是我報恩時卽奮然行過一澗絕險兩崖相隔丈許紆其途原可緩到而一時救主心切遂騰身躍起跌入深崖中骨折而死蒼頭以抱我背故不觸峯崖轉得不死我死後登時見白鬚翁引我至一衙門見烏紗神上坐曰此馬有良心在人且難得而況畜乎差役書一牒若古篆文縛置我蹄上曰柳蓮

他一好處遂冉冉而升不覺已入輪回爲紹興呂氏家
兒周歲後頭上髮猶分兩處如馬鬣鬢然故名兆鬢
也

張又華

安慶生員陳庶寧就館于淮寧重九登高出南門過一
墓若有青煙起者諦視之覺冷風吹來毛骨作禁歸館
中夜夢至僧舍明窗淨几竹木蕭然東壁上松江箋一
小幅上有詩題是牡丹首句云東風吹出一枝紅意不
以爲佳視紙尾署張又華三字正把玩間有推門入者
瞪眼而紅鼻身甚矮年四十餘曰我卽張又華也汝在

此讀我詩何以有轆我之意陳曰不敢解釋良久紅鼻者自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陳曰君來有冷氣殆鬼也曰汝以我爲善鬼耶惡鬼耶陳曰能咏詩當是善鬼紅鼻者曰不然我惡鬼也卽前攫之冷氣愈甚如一團冰沁入心坎中陳避竹榻旁鬼抱持之以手掐其外腎痛不可忍大驚而醒腎囊已腫如斗大矣從此寒熱往來醫不能治遂卒館中淮安令爲之殯殮義甚篤然心終疑是何冤譴偶問邑中老吏汝知此間有張又華乎曰此安慶府承發科東書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惡多端而好作歪詩某曾認識之赤紅鼻短身材死葬在南

門外卽陳所吹冷風處也

官癖

相傳南陽府有明季太守某歿于署中自後其靈不散每至黎明發點時必烏紗束帶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頭猶能領之作受拜狀日光大明始不復見雍正間太守喬公到任聞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雖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當有以曉之乃未黎明卽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發點時烏紗者遠遠來見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覺趑趄不前長吁一聲而逝自此怪絕

鑄文局

句容楊瓊芳康熙某科解元也場中題是譬如爲山一
節出場後覺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數語未愜夜夢至
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爐灶甚多火光赫然楊問何
爲旁判官長鬚者笑曰向例場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爐
鼓鑄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鍛煉之使其完美方進呈
上帝楊急向爐中取觀則已所作場屋文也所不愜意
處業已改鑄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苦記之一驚而醒
意轉不樂以爲此心切故耳安得場中文如夢中文耶
未幾貢院中火起燒試卷二十七本監臨官按官號命
舉子入場重錄原文楊入場照依夢中火爐上改鑄文

錄之遂中第一

染坊椎

華亭民陳某有一妻一妾妻無子而妾生子妻妬之伺
妾出外暗投其子于河隣有開染坊婦在河中椎衣見
小兒泛泛然隨流來哀而救之抱兒入室哺以乳弼忘
其敲衣之椎尚在河也陳妻雖沉兒猶恐兒不死復往
河邊察視不見兒但見椎浮在水笑曰吾洗衣正少此
物遂取歸懸之床側亡何有偷兒夜入室攫其被陳妻
驚喊偷兒急取床邊椎擊之正中腦門漿潰而死陳氏
旦報官取驗兇器乃天生號染坊椎也拘染坊人訊之

其妻備述抱兒棄椎之原委官乃取其兒還陳氏而另
緝正兇

血見愁

吳文學耀廷少遊京師寓徽州會館館中前廳三楹最
宏敞旁有東西廂亦頗潔淨最後數椽多栽樹木有李
守備者先占前廳吳因所帶人少住東箱中守備懸刀
柱間刀突然出鞘吳驚起視刀守備曰我曾挂此刀出
征西藏血人甚多頗有神靈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
呼其僕殺鷄取血買燒酒洒刀而祭日正午吳望見後
屋有藍色衣者踰牆入心疑白鹽城往搜無人吳慚服

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耶須臾有鄉試客范某攜行李及其奴從大門入曰我亦徽州人到此覓棲息所吳引至後房曰此處甚佳但牆低外卽市街慮有賊匪夜宜慎之范視守備刀笑曰借公刀防賊守備解與之秉燭而寢未二鼓范見牆外一藍衣人開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見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鬪者奴盡力揮刀良久覺背後有抱其腰而搖手者曰是我也勿斫勿斫聲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顧燭光中范已渾身血流奄然仆地矣吳與守備聞呼號聲往視之得其故大駭曰奴殺主人律應凌遲范奴以救主之故而爲鬼所弄奈何

孟趙其主人之未死取親筆爲信以寬奴罪急取紙筆
與范范忍痛書奴誤傷三字未畢而血流不止吳之蒼
頭某喏曰牆下有草名血見愁何不採傅之如其言范
血漸止竟得不死吳與守備念同鄉之情其捐資助其
還鄉未半月吳蒼頭溲于牆下有大掌批其頰曰我自
報冤與汝何干而賣弄血見愁耶視之卽藍衣人也

龍陣風

乾隆辛酉秋海風拔木海濱人見龍鬬空中廣陵城內
外風過處民間窻櫺簾箔及所晒衣物吹上半天有冥
客者八盤十六碟隨風而去少頃落于數十里外李姓

家肴果擺設絲毫不動尤奇者南街上海白流芳牌樓之左一婦人沐浴後簪花傅粉抱一孩移竹榻坐于門外被風吹起冉冉而升萬目觀望如虎邱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人至自邵伯鎮鎮去城四十餘里安然無恙云初上時耳聽風響甚怕愈上愈涼爽俯視城市但見雲霧不知高低落地時亦徐徐而墜穩如乘輿但心中茫然耳

彭楊記異

彭兆麟掖縣人同邑增廣生楊繼菴其姑丈也兆麟業儒年二十餘病卒越數年楊亦卒後有高密人胡邦翰

者與彭楊素未謀面因其仲兄久客于遼泛海往尋遊
學至兆麟館留與同居凡兩月餘治裝欲歸謂兆麟曰
今歸將赴郡應試可爲君作寄書郵兆麟曰昨已將家
書付便羽矣如至掖縣第代傳一口信可也及將行又
曰去此百餘里余姑丈楊繼菴在彼設帳授徒煩便道
代爲致候胡因往又一見繼菴焉比赴郡試至彭家言
其與兆麟及繼菴相見顛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
年以胡爲妄胡曰彼曾爲予言巷口關帝廟壁有手迹
遺書試往廟中發壁閱之與遼館所書筆跡不殊復憶
別時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妻賈氏年已四十

餘二女已嫁非親黨無知者乃與胡言一一相符其家
方信而胡亦始知其所遇之皆鬼也胡是年入泮未幾
亦亡後數年又有自遼東來者兆麟寄一馬並其死時
所服衣來其家愈驚絕之不受先是兆麟疾革謂其家
曰我死勿殮可得復活旣死家人以爲亂命置不論竟
殮焉葬三日家人見其墓穿一孔如有物自內出者其
年下密某姓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于家教其幼子
厯八九載從不言歸後某子將赴郡應試強與之俱抵
郡城馬邑地方謂某子曰此處有葭葦親子就便往視
之汝先行至郭外候我某子至所約處久待不至日漸

暮投宿他所旦至師家口稱弟子某其家猶謂其生時
曾拜門墻者詢之方知事在死後相與駭怪莫知所以
其徒涕零而別豈兆麟之客遼東卽從此而去耶此乾
隆二十八年事貴池令林君夢鯉所言林掖人也

冤鬼戲臺告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
烏盆淨方扮孝肅上臺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
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於縣署
縣令某着役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囑淨仍如
前裝上臺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行事其鬼

果又現淨云我係僞作龍圖不若我帶汝赴縣堂求官
申冤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詢淨鬼何在淨答
鬼已跪墀下令大聲喚之毫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見
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卽着淨仝皂役二
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卽誌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
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
插地誌之同縣覆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訊監生
不認請開墓以明已冤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卽見
一屍顏色如生令大喜問監生監生呼冤云其時送葬
人數百共觀下土並無此屍卽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

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趨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日視母棺下土後卽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歇茅篷下有孤客負囊來乞火一夥伴覺其囊中有銀與衆共謀殺而瓜分之卽舉鐵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塚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並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相傳衆工埋屍時自夸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龍圖再世鬼聞此言故藉淨扮龍圖時便來

串冤云

奇鬼眼生背上

費密字此度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之
句爲阮亭尙書所稱薦與楊將軍名展者從征四川過
成都寓察院樓中人相傳此樓有怪楊與李副將俱不
信拉費同宿費不能無疑張燈按劍端坐帳中三鼓後
樓下橐橐有聲一怪躡梯而上燈下視之有頭面無眉
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帳前費拔劍斫之怪退縮數步轉
身而走有一眼豎生背上長尺許金光射人漸行至楊
將軍卧所揭其帳轉背放光射之忽見將軍兩鼻孔中

亦有自氣二條與怪所吐之光相爲抗拒白氣愈大則
金光愈小旋滾至樓下而滅楊將軍終不知也未幾又
闖梯響怪仍上樓趨李副將所副將方熟睡鼾聲如雷
贊以爲彼更勇猛尤可無虞忽聞大叫一聲視之七竅
流血死矣